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性批判的变奏：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韩秋红，
史巍，胡绪明著.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0
ISBN 978 - 7 - 5602 - 7467 - 6

I. ①现… II. ①韩… ②史… ③胡… III. ①西方
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研究 IV. ①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8985 号

责任编辑：梅亦霖 封面设计：张 然
责任校对：王宏志 责任印制：张允豪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净月经济开发区金宝街 118 号（邮政编码：130117）
电话：0431—85687213
传真：0431—85691969

网址：<http://www.nenup.com>

电子函件：sdcbs@mail.jl.cn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印装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169 mm×239 mm 印张：18 字数：282 千

定价：36.80 元



序 言

如果说 20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斑斓驳杂的一章，人类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巨变，那么发生在思想领域的一系列事件无疑是这一状况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冲突与融合，新的分化与对峙，新的竞争与较量都在世纪舞台上一幕幕上演，在这样的时代中或明或暗地蔓延。在这股思想大潮之中，诞生于 20 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渐渐发出了强大的声音，体现了当代思想文化的分化和多样化的格局。它不仅源流学派异彩纷呈，而且伴随着自身理论的深层转变而日益呈现综合发展的趋势；同时这一令人捉摸难定的趋势，又隐约显示出深远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以及学理的传承相继。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哲学进入 20 世纪后别样的一支发展分流，既保留与继承了西方传统哲学的思想特质和价值关怀，又生发出自身独具魅力的时代特征和现实品格。它也如其他现代西方哲学一样生发于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础之上，绽放于源自古希腊伟大思想之树的枝头。西方传统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便拥有着“欲说还休”的“未解情缘”。不能否认，西方传统哲学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发展的母体，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历史背景、传统内涵、思想质地、问题渊源、理论风格和民族情怀，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能够得以独立生长的“源头活水”。当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独自散发出自身的理论芬芳，也没有忘怀久远和厚重的西方传统哲学所无私提供的思想资源与精神养料。我们正是在西方传统哲学宏大的思想背景下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传统哲学向现代西方哲学转向的意义上，挖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深蕴的传统情怀、当代话语和未来之意。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派个性独特的理论学说，他们不强调在近代知识论的意义上构建体系，不追求自身学派内部的概念明晰。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总体上的称谓，仅仅因为都注重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而同属一门，表征着这样一个既具有某种共同理论基调，又色彩斑斓、内容庞杂的理论运动。与其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知识体系，不如说他们是一种叙事范式；与其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学术流派，不如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场社会运动或社会思潮。事实也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往往将自身的发展寄于其他理论学派的身上，演发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从另一个侧面表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众多其他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纠缠”。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一样，共同延续着西方传统哲学的思想传统，共同捕捉着现代西方哲学的时代脉搏，二者共处在同样的时代，相遇在共同的地域，面对着同样的困惑，思考着人类的命运。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与现实语境，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奶同胞”的“兄弟姐妹”。探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成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需求。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场命运多舛的社会运动，浮浮沉沉，立场波动。但是如前所述，其唯一变动不居的立场就是强调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西方马克思主义眼中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超越政治意义而具有更为广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他们反对诠释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和官方哲学的教条化倾向，开创了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传统教科书（前苏联意义上）的批评，并以此标榜自我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冲破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樊篱，在一定意义上去拓展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断裂，又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的否定性思维、辩证性方法和发展性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起到了断裂传承、起承转合、继往开来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无疑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理论背景和思想资源。在理论研究中自觉深入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在比较中彰显各自理论的特质和立意，在互动中促进双方理论的融合和再生，在对话中证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就显得尤为重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深具历史使命感的批判思潮，是西方哲学从古至今逻辑发展的当代传人。西方马克思主义关照现代西方社会的社会现实，关注现代西方人的生活状态，关怀现代西方人的精神出路。与众多其他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一同担负起实现西方哲学现代转向的历史重任。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不约而同地将哲学的视角从理性的天国转移到社会生活的现实，从关注思想的客观性、追求真理的普世性转移到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困境、追求现代人的生存意义。意义问题成为当今时代最具亲和力和感染力的词汇，成为当今时代新的主题与价值内核。西方马克思主义以自己独特的社会批判理论为特色，批判物化问题、日常生活异化问题、人性异化问题、女性问题、生态问题等等，旨在说明现代西方社会是一个“不健全的社会”、“单面性的社会”、“病态的社会”、“总体异化的社会”、“患了社会健忘症的社会”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全方位诊疗，指出现代西方社会的不合理性及其带给人类的异化状态，为人类寻找真正的精神家园指明道路，这当然与众多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作的努力异曲同工——共同实现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向。

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众多其他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相比，又是另辟蹊径、别有风格的。虽然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实现了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向，但是各自理论的出发点与矛盾争锋的焦点以及理论的最终旨趣却不尽相同。现代西方哲学家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透视西方社会的生活现实，提出不同的拯救方案，表现为不同的哲学转向。针对生活世界的合理性危机，现代西方哲学的非理性主义者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近代的理性主义，认为理性并非人类的全部，“客观”的面孔、“理性”的外衣、“真理”的话语遮蔽了人的肉欲和激情，扭曲了人的生命本性，非理性才是人的生存根基，无论是他们提出的“权力意志”、“生命冲动”，还是“潜意识说”等，都表现出对非理性的崇拜、对理性的反抗和对自由的追求。近代理性主义的大厦轰然坍塌，“非理性”从地基中生长出来，接受阳光雨露和人类的审视；生存论哲学家们试图为现代西方人普遍存在的道德失落感和精神虚无感重新构建根基。他们重新梳理了哲学史，区分“存在”与“在者”，指出“存在的遗忘”是哲学之所以无力和衰亡的主要原因。他们从“此在”出发重新构建本体论，以生存论代替实在论，赋予生活世界以新的意义，生存论哲学家倾向于为存在的意义——“此在”摇旗呐喊，为生活世界增添价值维度；语言学哲学家们认为哲学之所以不能为社会提供精神慰藉，在于传统哲学对语言的“误用”，因此一方面要对哲学语言进行“净化和澄明”，另一方面也要从离开对语言意义的审查而探究思想客观性的认识论立场转变为重视对语言意义的分析和理解。他们强调对语言意义的重视背后实质上是对人生存意义的关怀。语言学哲学家从认识的中介——语言入手，重新构造世界的本体，重新阐释人与语言的关系——人因语言而存在，语言

目
录

1	第一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特质
3	一、何谓现代性?
3	(一) 现代性概念解读
8	(二) 在与传统的关系中把握现代性
13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生成逻辑
14	(一) 现代性意识觉解
18	(二) 现代性问题凸现
23	(三) 现代性批判自觉
27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特质
28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双重维度
34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现实性
37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与人类精神形而上追求
41	第二章 本体论传统与现代性的自我反思
43	一、本体论问题与现代性批判的相互缠绕
47	二、本体论问题的现代性批判
48	(一) 宗教世界观与日常生活的物化

57	(二) “去本体论”倾向与现实生活的分离
62	三、社会存在本体论
73	第三章 现代性的资本逻辑与物化问题
75	一、物化问题现代性批判的思想方法——历史总体性辩证法
81	二、物化问题现代性批判的切入点——物化与物化意识
81	(一) 从物化现象到物化意识自觉
90	(二) 从物化意识上升为物化观念
92	三、物化问题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基础——对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
97	四、物化问题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内容——物化观念、历史总体性辩证法与阶级意识的一致
107	第四章 辩证法的否定性逻辑与现代性的自我救赎
109	一、现代性境遇下的辩证法问题
114	二、启蒙的辩证法与现代性的秘密
115	(一) 启蒙的逻辑
118	(二) 现代性的秘密
121	(三) 基于启蒙逻辑的现代性批判
124	三、现代性的症结与救赎
137	第五章 日常生活的回归与面向生存的现代性
139	一、日常生活异化与现代性问题
146	二、日常生活的“非日常生活化”
151	三、日常生活何以“日常生活化”

159	第六章 人性问题与现代性的诊断、治疗与矫正
161	一、人性的，太人性的
162	（一）人性问题的传统揭示
164	（二）从古典到现在——“太人性”的展开
166	二、弗洛姆的现代性诊治
166	（一）现代性中的人性诊断
173	（二）人性异化的治疗方案
178	（三）人的健全和社会的健全
183	三、马尔库塞的现代性矫视
183	（一）工具理性批判——面向人性异化
189	（二）否定的力量——面向人性解放
195	第七章 女性问题与现代性霸权形象的解构
197	一、作为现代性问题的女性问题
205	二、女性的边缘化与资本主义的霸权形象
214	三、现代性问题的解决与女性的新图景
221	第八章 经济理性的批判与生态理性的重建
223	一、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与生态问题
231	二、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
242	三、生态问题现代性的前提批判
249	第九章 交往理性的倡扬与现代性事业的未竟
251	一、理性合理性的现代性批判
256	二、理性合理性与生活世界殖民化
264	三、包容他者与重构理性
273	后 记

第一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 性批判的理论特质

现代性批判的变奏

诞生于 20 世纪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经百年，生命力未泯。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立足于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真切关怀，深入思考时代的真实问题，以批判的视角不断把捉现实与理论的切合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切中现代生活世界最大的现实——现代性，把对现代性的思考纳入自身的思想理论体系中。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对现代性的理论反思，对当代西方工业文明社会中物化与异化问题的批判、工具理性的批判、意识形态的批判、生态危机的批判、大众文化的批判等各种现实批判，表达了自己对现代性独特的自我理解：现代性是一种人类所特有的自觉向前的时间意识，承载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文化特征，与人类的形而上精神内在契合。因此现代性不再是断代史意义上的时间段概念，而是人类对于从古到今、奔涌向前的历史的、自觉的时间感。现代性面向时代独特气质，现代性的问题即是出于现实问题的具体考量，并非现代性精神本身的不合法表达。现代性精神在当代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现实扭曲，迫使思想家不断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以克服现代性内生的分裂与相互敌意为根本动机，使现代性批判的大旗飘扬不落，现代性精神重塑在望，人类解放的思想历程前进不止。现代性批判是深刻的，是震撼人心的，以现代性批判为特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是现代性意识觉醒、是现代性问题凸显后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自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自己的现代性理论表征着现代性必将伴随人类继续前行。

一、何谓现代性？

（一）现代性概念解读

现代性是这个时代最具争议的词汇之一，对于如何看待和界定现代性的概念，学界尚未形成公论。由于现代性自身包含的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人们认识上、方法上的差异，对于何为现代性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对现代性理解上的歧义性，并不能构成我们回避这一问题的理由，因为现代性问题是这个时代正在面临的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哲学前提。

在英语里，至少从 17 世纪开始就已经出现“现代性”这一词语。1627 年出版的《牛津英语辞典》首次收集了“modernity”（意指“现时代”）。在法语里，“现代性”一词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开始使用。美学现代性理论家波德莱尔^①在 1859 年写过的一篇文章里，用过“modernite”这个词，“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②。何谓现代性？没有哪个词比现代性这个词的内涵更加纷繁多样了。有人将其视为一个巨大的、无所不包的理论百宝箱；有人满足于“用现代的……来阐释现代的……”这样的语义循环；有人则干脆放弃下定义的努力，将其视为一个无须阐释的自明概念。然而，为了理论的明晰，我们仍试图寻找“现代性”的踪迹。

在《现代性的概念——两个传统的回顾》一文中，哈贝马斯^③指出：“‘现代’（modernus）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 5 世纪，意思是要把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现代社会与仍然属于‘异教’的罗马社会区别开来。打那儿以后，现代一词在内涵上就有意识地强调古今之间的断裂。‘现代’

①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现代派诗人。

② 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 [M]。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484。

③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德国哲学家。

一词在欧洲被反复使用，尽管内容总是有差异，但都是用来表达一种新的时间意识。”^① 这种“新的时间意识”谋求与过去（传统）的决裂，并将这种决裂作为自己的起点。“因此，现代精神必然就要贬低直接相关的前历史，并与之保持一段距离，以便自己为自己提供规范性的基础。”^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一词就意味着现在和过去的时间断裂。它在欧洲一再被使用，就是为了表现出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就是要同过去拉开距离而面向未来。它“把自己理解为新旧交替的成果”^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历史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现代——在查理大帝时代，在12世纪，在启蒙时期，都会出现这样为时间性的求新意志所主宰的现代。

哈贝马斯指出，要了解现代性的概念就要把注意力集中到现代性的古典概念上面，看一看黑格尔最初是如何定义现代性的，马克思^④、马克斯·韦伯^⑤、早期卢卡奇以及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又是如何用社会批判理论的方法来进一步阐述现代性的。在哈贝马斯看来，黑格尔之前现代社会的基础问题还没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哲学思想本身是从历史语境当中形成的，但哲学要想超越历史语境的限制，就必须对‘现代性’自身加以把握。黑格尔是第一位有这种新要求的哲学家，也就是说，他是第一个试图‘用思想来把握’他的时代的哲学家。”^⑥ 因此，黑格尔对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具有坐标性意义。黑格尔起初把“现代概念作为一个时代概念”，哈贝马斯对此评价说：“时代精神这个新词曾令黑格尔心醉神迷，它把现在说成是过渡时代。”“黑格尔不是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⑦ 黑格尔之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曾这样描述过“现代性”的图景：“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读了。”^⑧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现代性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的，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以往时代的地方。法国学者利奥塔^⑨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自我结构、自我否定的概念，因而也是一个超越自身的概念。现代性，现代的暂时性，包含着一种超越自身、进入一种不同于自身状态的冲动；包含着对自身克服的承诺，其中的重要概念就是“重生”、“更新”、“革命”。也就是说，现代性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永远无法完成、永无止境的运动过程；是一个不断以否定自身取得进步经验和动力的、自己反对自己的不断更新的运动过程。它不是凝固不变的模型，也不是业已形成的稳固的普遍规律，而是以自由贯穿始终，以科学和理性为前提，具有开放性、个性的自我超越性的过

① 哈贝马斯. 现代性：未完成的工程 [M]. 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178.

② 哈贝马斯. 现代性：未完成的工程 [M]. 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178.

③ 哈贝马斯：现代性：未完成的工程 [M]. 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108.

④ 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德国哲学家。

⑤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

⑥ 哈贝马斯. 后民族结构.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79.

⑦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51.

⑧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⑨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Jean-Francois Lyotard, 1924—1998)，法国哲学家。

程，在时间上表现为暂时性、过程性；在空间上表现为多元的和谐状态。福柯^①在《何为启蒙》中则把现代性视为“一种态度”、“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或者一种精神气质。“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和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②

此外，“现代性”还被作为社会理论的基本概念成为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涉及许多方面，包括人类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复杂的经济秩序和制度、包含国家和民主精神在内的政治制度以及人类所具有的思想开放性，等等。有的学者用“现代性”表述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总体特性。当代主张第三条道路的英国学者吉登斯^③说：“现代性乃指涉大约从17世纪起源于欧洲的一种社会生活和组织模样，之后其影响多少成为全球的。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④他进一步阐释现代性的具体内涵，指出现代性包括对待世界的特定态度，即一种世界观，立足于一个开放的立场看待由于人的介入而导致的历史转变；错综复杂的经济组织，尤其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私营性组织；特定领域内的政治组织，包括民族、国家和广泛的民主政治团体。与任何先前的社会结构类型和文化形态相比，现代性社会更具动态性，现代性文化是面向未来而不是面向过去。吉登斯将现代性界定为“一种特殊断裂”，通过改变个人的生活形态、创建全球性的社会联系，从微观到宏观，全方位改变以往的社会形态，打破历史的连续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划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⑤因此，在他的视野中，现代性首先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差异状况，认为现代社会超越了自己的过去，不为传统因素所禁锢，并以某种方式打破从前的一切；总是站在当下和“现在”，对过去持批判态度，以新知识、新发现设计未来，是对传统与现代社会之间呈断裂状的认定。

在我们看来，现代性是在西方社会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一种特有的文化形式，是人类所持有的一种对于时间的进取性的自觉把握，承载着人类不断的内在超越、自我否定、渴望自由的终极理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现代性与西方的理性形而上学传统相一致。如果说在泰勒斯^⑥提出“世界是什么”的时候，就表明人类开始对既有前提产生怀疑，对人类认识能力初步肯定，对人类的生存之谜和未来走向开始思索，那么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已经是一种现代性特质的萌芽了。自柏拉图^⑦理念论诞生以来，现代性的理性内核已经表露出对历史发展的终极期待。近代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使人将自己从自然界和神的束缚中解救出来，解放了的主体也使自己从客体中挣脱出来，主体的确立使得主体和客体的存在同时成为可能，“我思”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唯一中

① 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法国哲学家。

② 福柯. 福柯集 [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533—534.

③ 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1938—)，英国社会学家。

④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M]. 北京：三联书店，1998：199.

⑤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98.

⑥ 泰勒斯 (Thales, 约前624—前546)，古希腊哲学家。

⑦ 柏拉图 (Plato, 约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

轴。康德^①通过对人的认识能力的批判考察，一方面达到对科学和道德的双重关怀；另一方面可以把康德的批判哲学理解为主观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方式：知性（人）为自然界立法，知性是一切的法庭。待这一解放人类、征服自然的理性和科学发展到黑格尔时代，则被黑格尔提升为整体主义、中心主义的自我状态，即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也是对特定形式的现代性自我意识的批判。在此，无论是后者对前者的何种批判，其实质都是秉承着西方哲学的否定性思维方式，肩负着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理想而不断展开的现代性批判及其批判精神的实质。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现代性批判与形而上学精神相互缠绕，难解难分，成为现代性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力量，也因此现代性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表征人类永不满足追求世界之“本”的理想渴望，世界在人类孜孜以求的“寻梦”的努力推动下从古发展至今。理性是现代性得以不断自我超越的前提，现代性的内在否定性又使得理性不断地超越自身，在历史的帷幕中以各种各样的面目出场。现代性自诞生之初就承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永无止境性，承载了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终极理想性。所以，虽然现代性在黑格尔以后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但是它的合理性内核告诉我们：现代性是带着我们走到历史当下，而且还要继续走向未来，它不是我们可以拒绝的幻想，而是必须肯定和接受的生活现实。正如卢梭^②在《社会契约论》中揭示的现代性的二律背反一样，也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计划。只是它的启蒙理想在其发展过程中，被历史的功利主义所利用，将它引入工具理性的控制之下，引发了现代性危机。

现代性危机是历史造成的，不是现代性理念本身的危机，是人对它理解得过于狭隘、封闭和理想化所致，致使其如同黑格尔体系中的“真理大全”一般封闭在自己的体系之中，而丧失了最初的否定性、丰富性、开放性和未来性。但是，历史的发展同样证明，现代性是无法超越的。尽管各种批判现代性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是又似乎殊途同归的最终承认现代性的无法回避，甚至以各种批判的声音反证了现代性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各种反面的否定力量也被现代性广博的内涵容纳进自己的视野，只能作为现代性自我否定性的表征而存在。如前所述，现代性就其产生之初，本就表达一种不断的自我否定、内在超越、拒绝停滞、渴望前行的欲求和冲动。现代性自身具有浓重的反思性、批判性和革命性。与其说现代性是一个名词或者说形容词，不如说现代性是一个动词，它表征着一种坚韧不拔的奔腾、一种所向披靡的反抗和一种生生不息的生长。它生就是一部“造反派”的面孔，向一切愚昧、宿命、权威和前期规定说“不”，并且振臂疾呼着自由与解放，朝着未来的开放性挺进。所以，现代性不是断代意义上、刻度意义上的时间，而是一种永无停息的时间性，表征着人类不断向前的决心和勇气，带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性色彩。某些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将其称为古人所感叹的“命运”。

（二）在与传统的关系中把握现代性

既然我们是在历史的生成性中把握现代性，强调现代性的时间进取性、历史文化性和时代容纳性，那么我们似乎是更加倾向于在传承的角度上理解现代性，如果这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现代性的断裂性？二者是否是矛盾的？这涉及到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深层关系，现代性究竟是对传统的彻底反叛还是对传统的再度弘扬？

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③在其纵论西方现代性历史沿革和当代形态的代表著作《现代性的五副

①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

②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

③ 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1934—），美国学者。

面孔》中指出，西方的现代性观念来源于现代与古之间的二元对立，似乎现代观念一经出现就存在于同传统之间的对立当中。这种通过与“古代”的对立来寻求当下世界的“现代”之义的思路开始于中世纪。在中世纪拉丁语言中，“现代”意味着“在我们时代的，新的，当前的”意思，它的反义词“古代”则寓含着“古的，老的，旧的”意思，这是现代性在西方最早的起源；而“现代”（modernus）一词源于拉丁词汇“modo”（最近），是中世纪留给现代世界的遗产之一。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对西方历史的三时代划分——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并加上相应的价值判断，“古典时代和灿烂的光明联系在一起，中世纪成为浑如长夜、湮没无闻的‘黑暗时代’，现代则被想像为从黑暗中脱身而出的时代，一个觉醒与‘复兴’、预示着光明未来的时代”^①。17世纪的古今之争，使现代与古代之间的对立被进一步强化，“它以众多聚讼纷纭的含义丰富了‘现代’一词”，并把“‘现代与古代’这种术语对立变成了美学纷争的一种标准形式”^②。在18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现代与古代之间的对立，生发出无数广义历史性的以及最终是类型学的对立，并在古代和现代的对立中对现代具有的批评意识不断确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进入19世纪中期以后，现代主义通过摒弃传统来凸显其“现代”价值。20世纪中叶以来，标榜更具现代意识的后现代主义，通过对现代主义的拆解和反叛，确立自己更具当下意义的现代性。正如吉登斯所说：“在现代性观念内部，有一种与传统大相径庭的东西。”^③但大家更清楚的是吉登斯不仅是在断裂的意义上讲现代性与传统，更在时空转换的意义上讲现代性与传统。从本质上讲，现代性是一种置身于时间洪流之中永不停息地追求现代之义的永恒冲动，一个转瞬即逝永无停止的漫漫征程。也就是说，“现代”是一种新的时代意识，通过这种新的时代意识，“现时代”将自身规定为一个根本不同于过去的时代，这种不同至少可以通过三个方面表现出来：首先，“现时代”与“过去”时代的不同表现为，划时代的新开端被设想为永远在每一个诞生新事物的时刻重新开始，即新时代不断地在每一个当下环节中获得再生。其次，“现时代”与“过去”时代的不同表现为，社会原来所具有的整体性和原则性基础迅速消逝，“由于现代认为自身与传统是对立的，因此，现代想在理性当中寻找自己的立足点”^④。再次，“现时代”与“过去”时代的不同表现为，现代必须在与过去（传统）持续不断的对立中保持向未来的开放，并因这种开放而确定了时间对现代生活的压力，即在时间的无限发展中不断求新，成为一种不可逃避的欲求。

“过去”、“古代”这些概念在与“现代”对立的过程中意味着传统。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希尔斯^⑤指出，传统包括世代相传的各种信仰、习俗、各种准则和规章制度。传统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是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这是因为，一般说来，每一特定时代的人们都不具备足够的原创性来独立地创造和形成关于真理、正义等的认识和观念。人们需要判断事物的标准，需要认识事物的范畴和行为的准则。所以，在这方面，每一代人都需要其前辈和祖先的帮助。他们不仅需要其血缘上的祖先的帮助，同时还需要其精神和文化上的祖先，即以往世代的社会习俗、信仰、准则和典章制度等方面的文化遗产的帮助。所以，希尔斯的结论是，一个现代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必须是形成和生长在传统的根基之上。政治学家鲁道夫^⑥则指出，在20世纪，当人们分析社会

① 卡林内斯库.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9.

② 卡林内斯库.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9.

③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32.

④ 哈贝马斯. 后民族结构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79.

⑤ 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 1910—1995），美国社会学家。

⑥ 劳伊德·鲁道夫（Lloyd Rudolph, 1927—），德国政治学家。

与政治的发展变迁时，往往把现代性（modernity）与传统截然对立起来。这种做法和思维方式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启蒙运动。在启蒙运动时代，人们的思想与情绪中充满着一种高度的乐观主义，把历史变迁看做一往直前的进步，视人类的希望在于未来，而把一切过去的、传统的事物等同于落后和腐朽。理论家们认为，在历史进步的过程中，新的事物绝对的优于和要取代旧的事物，而新事物的形成和发展无须凭借旧事物和传统，正是这种心态把传统和现代截然对立起来。人们认为传统等同于僵化、落后和腐朽，因而应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并认为只有消除和取代一切传统的东西，现代才能够得以实现。针对这种倾向，鲁道夫指出，存在于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的是一种历史的连续性，而不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截然地相互排斥和对立，而是辩证的：它们相互渗透，并相互促进对方的转化、变革与更新。对传统文化根本性的破坏，以及对于人民接纳传统的意愿和主动性的损害，必然会逐渐地削弱以至于瓦解一个社会。因此，割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系的观点，是不应支持的。

正是因为传统与现代的不可分离，我们认为现代性与传统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一致性。有的思想家认为启蒙意味着现代性的缘起，而启蒙就意味着与传统的断裂。柏克^①批判那些认为传统可以作为一个毫无根据的成见被抛弃的观点时指出，这种思想是一种危险的幻觉。在这个启蒙时代，人们敢于宣称，我们总的来说乃是具有天然的情感的人们，我们不是抛弃我们所有的那些旧成见，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珍视它们。而且大言不惭地说，因为它们是成见，所以珍视它们。它们存在的时间越长，它们流行的范围越广，我们便越发珍视它们。我们怕的是每个人只是依靠自己个人的理性储存而生活与交流，因为我们怀疑这种储存在每个人这里是微小的，如果他们能够利用各个民族和各个时代的总的库存和资产的话，他们就会做得更好，因为成见中隐藏着智慧。由此可见，启蒙是反传统的，但事实上启蒙的反思又是在传统框架内的反思，它仍然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这是一个悖论，但又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在伽达默尔^②看来，正是成见支持了理性，传统与理性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全然通过惰性来持续的。它必须被确认、被信奉和被培养。启蒙运动不仅远没有构成与一切传统的决裂，相反，却表达了一种对传统内部的某些特定要素的精心考虑。启蒙运动的负面因素一定程度上源于将成见等同于“虚设的”、“草率的”、“没有根据的”判断，这种观念认为理性与传统是对立的，不是传统而是理性构成了权威的根本依据。实际上支持理性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成见，是传统中被千百年来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所证明的智慧，它是我们思想启蒙的智慧源泉。理性无法切断与传统或语言的联系。传统与现代或启蒙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合、难以分辨。伏尔泰^③承认存在着一些“普遍的和必然的”的成见，美德的成见就是这些成见构成的。人们以为只有舍弃传统才能拥抱现代，实质要舍弃的是当下社会生活中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中与现代格格不入的劣根性，既包括属于我们自己母体中的文化传统，也包括西方启蒙思想渗入国民血脉中所形成的文化传统的负面效应。而人们要继续和弘扬的现代性则是那些无论是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还是从外来文化中吸收进来的，不断被证明是正确的传统思想与观念，不仅要继承这些优秀的思想传统，而且要发扬光大，并不断加以创新。

马克思把“发展”当做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他指出，在现代性发展的进程中，“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

① 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爱尔兰政治家、哲学家。

②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德国哲学家。

③ 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①。“传统”就属于这些“固定”和“神圣”的东西，因此，它不可避免地遭受着现代性的侵蚀和冲击。但是，我们发现，传统并没有消失，相反，传统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正如吉登斯所言，我们正处在一个“后传统社会”中，传统以不同的形式到处继续繁荣发展，只不过以传统方式存在的传统越来越少。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人类局限在单一传统的牢笼中，那么在后传统社会中，人类则生活在各种传统所共同构筑的世界之中。这意味着传统与现代将同时存在于后传统社会中，并且两者保持着一种复杂的“对话”关系。传统要存活下去，就要充分利用现代性提供的契机，尤其是全球这个大的发展空间。现代性一直把瓦解传统当做它前进的必要任务，同时，它开拓的新空间为传统复活和重新繁荣提供了机遇。

现代决不意味着消灭传统，传统也并不仅仅意味着已经消失的东西，相反传统在其所在的当下意义上就是现代，现代也因其时间性必将成为传统。现代性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其与传统有着如此的辩证联系。法国沙特爾学派的思想家曾经把我们比做站在巨人臂膀上的小侏儒，蒙田^②的“砧木”观点则认为进步是一个嫁接在另一个之上，第一个充当第二个的砧木，第二个充当第三个砧木。就这样，我们一级一级地登上楼梯。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个攀得最高的人获得的荣誉往往多于他应得的，因为站在倒数第二个人的肩上他只高出了一丁点。照这样看来，人类求知的持续过程中并不存在真正的断裂，相反，传统的成就使得现代人更易于去理解和把握古代人“所不能的方面”。

在传统与现代性的相互纠缠中，我们看到传统恰恰具有一种开放性，不是向虚无之深渊敞开的开放性，而是一种建基于本真的、虽然也许是偶然的历史之根源上的开放性。传统永远是一部尚未完结的历史，传统也意味着当下、意味着现代，传统永远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这就是麦金太尔^③所谓的传统的“本质意义上的未完成性”。我们也看到了现代性的包容性。就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来说，现代性一方面是现代的东西，另一方面现代的东西又必将成为传统。传统意味着过去，却也曾在某个时间点上意味着当下和现代，离开“传统”这一主体，“现代化”根本无所附丽。可见，不但“传统”中含有“现代”的成分，而且所谓“现代”也并不全属现代，其中还有从“传统”移形换步而来的。“传统”中的个别价值和观念（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从“传统”中游离出来之后，并没有也不可能很快地消失，它们与许多“现代”的价值与观念不但相激相荡，而且相辅相成。现代社会并没有造成传统的消亡，而是赋之于新的地位和环境，使之成为决策可供选择的替代来源。因此，在我们看来，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并无冲突的必然性，相反，对现代性的理解离不开传统。本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评说和定位也是站在西方传统哲学向现代西方哲学演进的历史逻辑上，开掘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传统哲学的继承和超越，在此基础上展现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重塑现代性精神，拯救西方哲学形而上学魂脉的历史作用。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生成逻辑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无疑是顺应历史发展的逻辑，体现时代特征要求的产物。任何一种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② 米歇尔·德·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法国思想家。

③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 (Alasdair MacIntyre, 1929-)，美国伦理学家。

想理论如果具有思想魅力，它就是关怀当下、面向过去和指向未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思想理论。它在历史的行进中定位当下，又在朝向未来的视野中否定当下，把对当代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现实批判作为历史赋予自我的使命，又在重塑现代性精神的事业中试图将人类带向新的明天。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形成，源自当今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现代性问题的凸显，而人们能够对现代性问题提出理论的审视，内在地蕴涵着一个思想前提：现代性意识的觉解。正是首先有了现代性意识的觉解，才能对现代性问题作出评说，也才有可能达到现代性批判的自觉。如果说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想承载，那么现代性意识觉解、现代性问题凸显和现代性批判自觉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得以彰显的思想前提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生产逻辑。

（一）现代性意识觉解

如果说现代性是在西方哲学历史的生成性中不断开显的东西，自人类具有理性认识能力之初便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一同向前，并且不断地承载着人类渴望探寻世界之“本”的乌托邦理想，那么现代性应该是自古到今人类始终无法绕开的形而上情结。然而为什么现代性发出的声音是晚近的事情？在我们看来，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现代性的意识问题。

如前所述，无论是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还是从价值性的意义上，现代性都不是断代史、编年史意义上的时间概念，虽然在某些时段现代性由于呈现了某些不同侧面的特质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固定形态。现代性应是人类领会时间的进取性、否定现实的禁锢性、追求未来的生成性的一种意识。在这一点上，即作为超越事实性意义而作为价值性意义的现代性，很多思想家给出过各种各样的解释。既然是一种主观之于客观的领会、体悟、意识和追求，必然离不开主体性的不断开显和理性的不断张扬。自泰勒斯追问“人是什么”开始，就已经表征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萌生，但是由于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提高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人们对于现代性的意识也必然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如果说在泰勒斯、柏拉图时期，现代性意识还只是一种“无意识的意识”，那么自笛卡儿起，则意味着现代性意识的真正觉解。如果说，从笛卡儿喊出“我思故我在”意味着主体第一次依靠理性的证明获得存在的合法性，是现代性意识的首度觉解；康德以“理性为人类立法”赋予人类所向披靡的批判权利，是现代性意识的再度弘扬；那么黑格尔以“真理大全”将主体性原则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则是现代性原则最终确立并得到理论化的标志。经由笛卡儿、康德和黑格尔，现代性这种隐性的特质终于从各种各样各个时期的“现时代”中凸显出来，具有了形态学的意义，并且造就了自己独特的规范基础。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将现代性的这种自我意识的产生并不断达到的理论规范称为现代性的“自我理解”、“自我确证”。

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在近代哲学中就已开始，笛卡儿是开端。如同罗素^①在他著名的《西方哲学史》中对笛卡儿的评价一样：“他并不接受前人奠定的基础，却另起炉灶。”^②前人奠定的基础当然指的是中世纪宗教神学建立的人对上帝无条件的崇拜。笛卡儿不满于上帝对人生存自由的限制，秉承启蒙思想中的理性精神，指出一切都值得怀疑，一些都需要重新审视，而“我”怀疑一切的结果发现只有“我在怀疑”这件事情是不容怀疑的。所以，笛卡儿用“思想”存在的不可怀疑性推论出“思想者”存在的先在性。笛卡儿哲学体系在哲学史中最突出的两个伟大的发现便是“思”和“我”，即“理性”和“主体性”。理性的挖掘和主体性的彰显正是现代性意识得以觉解

^①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 (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1970)，英国哲学家。

^② 罗素. 西方哲学史：下卷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79.

的思想前提，也演化为黑格尔时期现代性规范的基本范畴。怀疑的过程，就是现代性不断“祛魅”的过程，这个过程彰显了理性的不可替代性。理性的确立，才使得人类对于时间进取性的态度有可能从无意识走向理论；主体性的确立，才使得人类对于时间进取性的追求有可能达到自觉。同时，理性与主体性的结合，才有可能使得现代性内隐的批判性得到释放，并主动追求人类历史的终极价值。所以，笛卡儿对人类思想史最大的贡献在于将理性和主体性赋予了人类，或者说是理性和主体性被掩盖或被遮蔽后重新还给了人类。只有这样，现代性意识觉解才得以可能。

康德是现代性“自我确证”过程中另一位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康德哲学深具现代性的旨趣其根本在于：对人的问题的理解超越了对人与外部条件关系的前提性考察，直面人本身。他以个体的人及其存在为对象，追问人的存在之根“人是什么”，这是康德哲学的最终主题，也是现代性内涵的价值旨趣。全部现代性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追问世界之本的“本体论”历史，人类对世界之“本”的探源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认识人类自我，即人类追求终极本体是为了反观自身。借用莱因科塞勒克^①在表述他对现代性的理解时的观点：一个人必须在作为整体的历史视野中才能对自己的位置作出反思性的认识。^② 康德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是直指人的价值之源的，并归结为两个核心概念“理性”、“自由”。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赋予理性以人类力量之源的地位，再次证明和强化理性形而上学传统在西方现代性历史生成性中的重要作用。在康德对理性的规定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一个特性是他的“先验性”。这一先验性在自然与道德这两个人类活动的基本领域中，分别表现为“人为自然立法”与“人为道德立法”。这样，理性不仅是笛卡儿时期能够证明主体存在并能够为主体认识世界提供可能的东西，而且具备了理性自我批判的能力，同时理性通过“立法”而具有了社会功能。康德明确指出了现代性的宗旨：使人摆脱其思想的成熟状态，而要达到此，就“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③ 因此，康德不仅为哲学史提供了“理性人”的概念，而且也将自由的实现看做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就自由而言，康德主要指两种意义上的自由——道德层面上的意志自由（内在的自由）与政治法律层面上的公民权利自由（外在实践的自由），无论哪种自由都服从作为行为最高规范的道德的自由法则，即先天的、绝对的道德律令。康德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和对自由的考证，将哲学的主题回归到“人是什么”这个西方哲学一以贯之的永恒探问。利奥塔曾经将康德视为现代性开始的标志，哈贝马斯也曾说“康德拉开了现代的序幕”^④，正是在于康德哲学探讨了现代性最为突出的两个特征：理性内核和自由之维，并且将人类从不成熟、不开放的“蒙昧”状态超拔出来，宣扬人性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现代性的最初梦想在此表征。

贝斯特^⑤和凯尔纳^⑥指出：“从笛卡儿起，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依据这些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

① 莱因哈德·科塞勒克 (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德国哲学家。

②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7: 6.

③ 康德. 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 //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9—30.

④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307.

⑤ 斯蒂芬·贝斯特 (Steven Best, 1955—)，美国哲学教授。

⑥ 道格拉斯·凯尔纳 (Douglas Kellner, 1934—)，美国哲学教授。

建立，社会就会得以重建。”^① 这种历史的进步主义的观点和对现代性合理内核的肯定的观点无疑是现代性意识觉醒的最好体现，哈贝马斯称之为现代性的自我确证。他认为，现代哲学已经提出了有关现代的自我理解问题，但是他也指出，将“现代”作为基本的哲学问题来加以探讨的，黑格尔是第一人。黑格尔是第一个将现代问题哲学化的思想家，也是第一个将现代纳入理性反思和理论探讨的哲学家，并且第一个将现代从历史的叙事框架中提炼出来而明确表征具有不同于以往形态学意义的思想家。黑格尔指出：“主体特殊性要求获得自我满足的权利，换句话说，主体自由的权利，是划分古代和现代的转折点和中心点。”^{②③} 黑格尔还说：“我们时代的伟大之处在于自由的承认，精神财富从本质上讲是自在的。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也就是说，精神总体性中关键的方方面面都应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样，“现代”就被明确表述为一个以理性为规范基础和主要特征的时代，不同于封建的、黑暗的传统，在历史进程中以独立的形态学意义凸现出来。黑格尔对现代性的哲学确证是从批判反思前哲学开始的。在黑格尔看来，先前的哲学特别是康德的先验哲学，在主体性原则基础上奠定现代性规范方案是有缺陷的。因为在知性思维框架中，由理性保障的现代性必然产生内部分裂（如康德的“二律背反”），所以是不充分和不牢靠的，必须重建现代性的理性规范，才能使之取代宗教充当现代性整合的一体化力量。对黑格尔来说，必须假设一个真正的、绝对的一体化力量，作为理性的真正体现者。黑格尔的最终方法就是超越康德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性，取而代之以一种具有绝对力量的理性观念。《精神现象学》提出了一个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命题“实体即是主体”，主体（作为现代性规范）的实体性保证了其绝对性。然而，实体性主体必须要自我确证，这种确证必须在自我存在的过程中实现，作为现代性推动原则的反思也必将是自我确证的动力。于是，实体的自我确证表现为辩证的展开。黑格尔在绝对自我运动过程中解决现代性的规范论证问题，克服康德哲学内含的分裂性，以“大一统”精神为现代性建构根基。但是，“黑格尔的哲学满足了现代性自我证明的要求，但付出的代价是贬低了哲学的现实意义，弱化了哲学的批判意义”^④。

经由笛卡儿、康德和黑格尔，现代性意识从历史的“混沌”中澄明出来，以一种理性的优先性和历史的进步性面孔展现在人们面前。在理性的指导下，“人获得了自信，信任自己的那种作为思维的思维，信任自己的感觉，信任自身以外的感性自然和自身以内的感性本性；在技术中、自然中发现了从事发明的兴趣和乐趣。理智在现世事物中发荣滋长；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意志和成就，在自己栖身的地上、自己从事的行业中得到了乐趣，因为其中就有道理、有意义”^⑤。正是因为人们对于现代性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的感触，使得人们开始更加主动地追求现代性，甚至促进现代性，特别是在西方理性形而上学传统与现代性结合催生出西方社会的科技领先和现当代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极大繁荣后，更加促进人们对于现代性的追求，然而，这一切演化出人们无法预料到的后果。

（二）现代性问题凸现

不能否认，现代性问题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特别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当代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如前所述，现代性与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密切相关，在现代性的自我认

① 贝斯特，凯尔纳. 后现代理论 [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3.

②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26—127.

③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9—20.

④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49.

⑤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4.